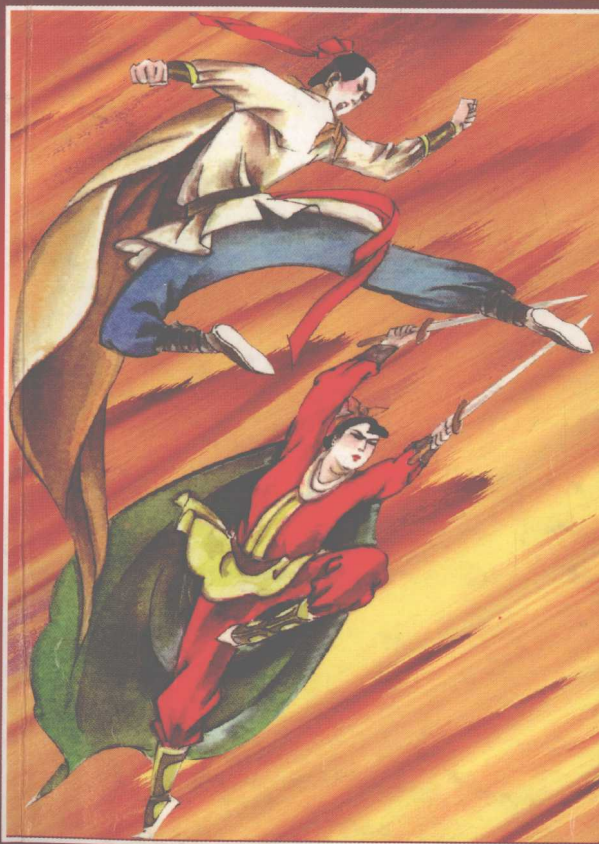


【台湾】曹若冰武侠专辑



丹心旗

曹若冰 著

台湾武侠情义小说大师
惊人手笔首次结集大陆出版

丹 心 旗

曹若冰 武侠专辑

(下)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台湾出版社授权·侵权必究

着那个怪人，断不会骤然杀死他。

是以，他在心中不住的唠叨着：“银剑羽士千万不是那养育我三年的恩人才好，纵然他有害我之心，但三年的恩惠，我不能一笔抹煞，而动手杀他……”

张行的心情同样的沉重，他不知见了叔父之后，端木慧是怎样的对待他……

要不知叔父见了这几个人之后，将以何种态度来对待……

端木慧却小心谨慎的注意周围的环境，她怕遭人家的暗算，万毒真君的怪庐，使她永远难忘。

月明星稀，这儿距隐崖只不过里之遥，可是，连半点声息也没有。

圣华对这儿是熟悉的，隐崖半里左近之处，他以前都到过，此刻没有张行带路，他也能走到隐崖。这足证张行的言行不虚，说话算话。

“慧姐姐，快到隐崖了！我的心有点跳哩。”

端木慧微笑着，反问道：“是不是害怕？”

“没有怕的感觉，只是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惊震，我找不出原因来……”

“嘿嘿！这叫做作贼心虚！”

张行这句话激起了圣华的忿怒，大喝道：“放你的狗屁，作贼的是你，我一点也不心虚。”

张行又是傲然的一笑，道：“不心虚，为什么要怕，我怎么不怕？”

端木慧呸了一口，接道：“到了贼窝子，有你叔父撑腰了，你怕什么，哼！你小心点！”

张行暗中打个机灵，可不敢再言语。

圣华陡地闪身，抢在张行的前面，喝道：“转弯就是隐崖，你最好叫你叔父出来见我。”

“此处怎样叫他？跨进隐崖叫他不成吗？”

端木慧就在张行说话的当口，已紧贴他的身后，毙手金刀顶住张住的腰眼，娇声道：“我先警告你，如果你弄鬼，这把刀就是你的克星，那时别怪我心黑手辣！”

张行步步失算，无言的转过弯，跨过隐崖的翠竹边沿。

圣华第二次重见自己居住过三年的旧地，不由环目四顾，着实的打量许久，心中涌起极不正常的疑云。

穿过了翠竹，景物依旧，那硕大的青石，依山的山洞，不太大的广场。

隐崖，两个巨大的字，很清晰的映入了眼帘，直言居土也明显的刻印在石山上。

静静的，包藏了火药，即将爆炸开来。使人难以猜透的谜，也在这刻要被揭开。

端木慧心情也有点紧张，轻轻的喝对张行道：“不要前进了，你该叫银剑羽士出来！请你小心这把不平凡的兵刃。”

张行鬼眼乱转，心里作了无数的想法，正要提气喊叫的当口，蓦地——

山头后面发去了几声怪笑，这笑声响亮之极，震破寂夜，掠夺人心。

圣华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后退了三四步，迎目而观。端木慧心神一动，几乎也被那怪笑惊得手足发颤。只有张行，倒是笃定十分，不动声色。

“小子！唐圣华，一年以后，遇上我，非杀你不可，这

诺言你不记得么？”

圣华斗然想起临别隐崖就在眼前，他一点也不陌生，尤其是这怪笑，怪声音，他最熟悉不过。

他机灵灵的又打了个冷颤，暗中不由喊声“是他”！

这要杀死圣华的怪人，仍旧在隐崖里藏着。

他余悸犹存，声威似乎已被人家夺去，许久许久，却没有答复人家的话。

怪声音响起来了，接道：“小子！你听见我的话没有？哈……哈……”

真是怪事，唐圣华杀了多少人都不眨眼，唯独在隐崖就畏缩得像只耗子，小声道：“你的话我听见了……”

“听见了……呵呵！嘿嘿！我找你还找不到，你这不是送死么？”

圣华心里只嘀咕，暗道：“送死！只怕没有那么容易，你别估计错了……”

心里是这样想着，但他却说不出口，没有人拦阻他，他自然的如此的。

“怕死么？”人家又逼问过来，接着反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我再饶你一年，这是看在三年相聚的份上，一年后遇上我，决不再恕，不过，你得放了张行，否则，哼！仍旧难饶！”

圣华心头又是一动，忖道：“放了张行？饶我一年？我这就这样退出隐崖？”

他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反倒失去了主宰，简直任人宰割。

他在心理上就受到了克制，有了无穷的威胁。

旁边急坏的端木慧，她更顶紧了张行，忍不住娇声喝道：“放张行是可以，但须你银剑羽士现身相见。”

她知道这银剑羽士厉害，只一照面，人家就看出张行是被威胁着的。

“端木慧，你别拿你爷爷来压我，若要放肆，小心你的小命，请你免开尊口！”

端木慧一听，不由娇笑道：“请你不要提我爷爷的事，有本事，只管出来相见，否则，我们不会放过张行。”

此语甫落，毙手金刀一聚，轻喝道：“张行，叫他出来！”

张行只觉得腰眼一凉，跟着就有疼痛之感，浓眉一皱，只好叫道：“叔父！你老人家就出来吧！”

“哈哈！小子！你真没有出息，看他们敢伤你不？”

圣华始终没有言语，他拿不准该怎样对付人家。

端木慧冷笑，娇声喝道：“别以为你了不起，我为什么不敢伤他，假如你再不出来的话，别说伤他，连这条命都保不住。”

“嘿嘿！我倒真有点不信。”

端木慧右臂真力陡运，刀尖已刺进张行腰眼几分，那张行痛得一声“哎哟”，冷汗直流。

端木慧接着怒喝道：“看见没有？不怕你不信，我只要再加点力道，他这条狗命就算报销了……”

怪声音果然沉默了片刻，陡地狂笑起来，中足有盏茶之久，方始停住，缓缓言道：“端木慧，我你力道加重些，免得我多费手脚，谢谢你啦……”

端木慧听得大出意料之外，怔怔的呆住了。

张行既痛且急，热汗奔流，露出了惶恐之态。

本来他是想凭叔父的功力，逃脱一命的，那晓得叔父不

但不出面相救，反希望借端木慧之手，而杀死自己，这真是怪诞之极，焉不急痛？

圣华可火了，他想：“这家伙连叔侄之情都不屑相顾，而且希望人家杀死张行，可见此人胸之毒辣……，实出于任何黑心江湖同道之士，照这样看起来，我杀他只怕不太为过……”

“刷！飕……”

场中的三个人都是静悄悄的各作盘算，谁也没有注意在这个当口落下来一个人。

张行首先高兴了，高兴得忘记了疼痛。

见此人年纪不过四十上下，白净脸庞，眉目清秀，浑身古铜缎子箭衣，双目神光外射，一派斯文，唯独在眉宇之间，隐藏着无比的奸狡。

圣华和端木慧同时奇怪的忖道：“这就是银剑羽士？这么年青？”

张行蹙不住哼了一声，头上的汗，就如同雨落。

因为，端木慧在陡然见到此人之时，心情一紧，手中的刀，也推动了一下，而痛得张行哼痛。

来人环目扫了一下眼前的形势，冷冷的道：“你们以刀威逼张行到此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”

圣华一听人家的音调，和原来的怪声音，不大相同，一禁一愕，忖道：“这和要杀我的怪师父，简直不是一人，莫非混世狂生另有其人……”

他这里很快的思忖未定，端木慧却接着说道：“请你别先问我们到此何事，我们只想知道阁下是不是闻名江湖的银剑羽士？”

来人霍然大笑，很轻松的答道：“不错，我老人家正是银剑羽士。”

这个当口的圣华胆气也壮了起来，皆因银剑羽士并不是要杀他的怪师父，他只是诧异四十岁的人怎会称老？

于是，他很快的接着问道：“有个八步追魂唐明元你可认得？”

“是我们当年的八义人物，我怎会不认识？”

圣华当下怔得一怔，心道：“看他这样年青，怎会是八义人物？真怪……”

当下不假思索，接问道：“你知道他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死了！”

“他死在何人手中？”

“死在淮江七令手中。”

圣华星目碧光闪动，心中猛然跳动，悲壮的哈哈一笑，喝问道：“淮江七令不是受银剑羽士指挥么？”

银剑羽士脸色一点也没有变化，沉声道：“不错，他们是听命于我！你不服气？”

圣华从怀中拿出他父亲的血字，抖手递出，喝道：“你看这是什么？”

银剑羽士接字微一过目，阴恻恻的一笑，道：“唐明元终算不错，能在当夜逃出七令之手，而留下这些血字，偏血字又被他儿子得到，哈哈……我银剑羽士好后悔也！”

“你还有什么好后悔的？”

“深悔当初何以不亲自参加动手，更后悔能杀死他独生儿子之际，而不杀他以至留下祸根，如今，唐明元的儿子已经功夫高奥，要想斩草除根，只怕已不可能了……”

“如此说来，你就是我杀父的仇人？”

“我不但是你杀父的仇人，而且也是养育你三年的恩师……”

圣华听得倒退了三步，吸了一口凉气，瞪着他一语不发。

“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”怪笑又起，居然就是银剑羽士，听他说道：“唐圣华，我知道迟早有场血战，你勿须顾虑，这隐崖地方，随你怎样都可以，只要你有本领，现在你们可以放了张行了吧？”

圣华仍旧是很惊讶的看着银剑羽士，没有作任何表示，他有问题须要询问。

端木慧轻松抽出了毙手金刀，但并未离开张行的腰眼，抢着问道：“丹心旗也是你银剑羽士所夺的了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别这个那个的啦！张行使出了丹心八绝，承认了是你所为，你要赖？”

银剑羽士略略一顿，哈哈笑道：“丹心旗是武林圣宝，谁有本领，谁就可以获得它，旗是在我这儿，但我用尽了心机，方得到手中，你们大可从我手中夺去，我用不着在你们面前说谎。”

圣华在他们对话的这工夫中，已经有了主意，只是他还有许多不明白地方，须要问银剑羽士，此际，他神情大振，冷笑两声，问道：“你明知我是唐明元的后代，为什么不杀我而救我？”

“这完全是看在你母亲的面上，这内中的大概情由，你或许已从狄帮主那儿得知，我不顾多说了。”

“这与我父亲何干？你为什么下毒手？而且还烧杀我的全家。”

“情恨二字，在江湖人物中，永远激起杀劫的主因，何况你父暗中怀有丹心旗，我当然要杀他，杀了他，必须斩草除根，进而杀你全家。”

圣华并没有暴怒，眼中只是暴射神光，显然他这时是强按心火，冷笑道：“你未免太狠毒了些！”

银剑羽士狂声大笑，接道：“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我已经容忍了十多年，方突下毒手。”

“淮江七令大概也是你杀死的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端木慧接着问道：“太仓八丑也是你杀的？”

银剑羽士又是两声狂笑，道：“丹心旗都在我手中，太仓八丑不是我杀的，还有谁能杀得了他们！哈哈……”

他狂笑之后，又紧紧的逼视了圣华一眼，接道：“我也佩服你们，在这样机密的状况下，你们居然能查出我张瑞谷的仇人和夺旗的正凶，哈哈……”

他狂笑很久，似乎不将圣华和端木慧看在眼里，继续狂吼道：“我是杀唐家的主谋，我是夺旗的正凶，你们既然和我碰了头，究竟该怎样了断这件公案？”

圣华不沉默了，毅然言道：“念你养我三年之功，父母之仇，暂且搁在一旁，一年以后，我们碰上了再论，但丹心旗你得马上还给我！”“嘿嘿！好小子，你这不是白日里做梦么？要旗也好，报仇也罢，咱们先得拼上一拼，我要试试我教出来的弟子，能有多大斤两。”

圣华为难了，他不顾在此时此地杀死对他有恩的人，如

果上了手，那就只许银剑羽士打他，而他不愿打人，处在挨打的地位，这像话么。

银剑羽士也够毒辣的，他早看透了圣华的心意，故而谋求一拼。

好在他不会遭到毒手，若圣华被他击毙，后患既除，他自己稳得丹心旗，还怕不成为武林霸主？

因此，他笃定了，当初他不杀死唐圣华，就是留了这步退路。

当初他不言明他是银剑羽士，就是混乱视听，而便于夺取丹心旗，虽然他那时并未想到丹心旗的得主就是唐圣华。

今日，他得到预期的胜利，圣华是不愿动手的啊！

圣华肚子上的怒焰澎湃，他硬生生抑压着，缓缓的言道：“依我看，我们还是不动手的好，交出了丹心旗，不就两方面都好么？”“放屁！就这样要回丹心旗呀！小子！别他妈的玩眼了，怕么？”

圣华杀机倏的一展，双目吐出了碧光，旋见他轻轻的一叹，道：“请恕我在今夜不能动手……”

“你们拼完了，我自然会放他！忙什么？”

银剑羽士又冷笑两声，紧盯了端木慧一眼，厉声道：“丫头！你不要在那儿疑神疑鬼，我老人家说话从不骗人，你是不是怕张行报复？”

说实在的，端木慧是真的怕圣华和银剑羽士动手的时候，张行突施杀机，故而她始终不愿放了张行。

然而银剑羽士早看出她的心思，出言叫破，迫使她豪气陡生，心中另立了主张，冷冷道：“笑话，凭张行这点能耐，还报复得了我，不过，你能保证你这宝贝侄儿不出坏点子？”

“嘿嘿！有老夫在，决无问题！”

端木慧望了望圣华，芳心突的一动，毙手金刀悄悄的回绕，暗中力贯指尖，轻轻的划了一下，曲肘张行背上一推，说道：“看在你叔父的面上，暂且饶你一死。”

张行猛不防被她一推，往前掺出了三四步，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难受，也有着极端忿怒，扭身喝道：“端木慧，你记住了，大爷如果再制住你，非叫你受尽了活罪，让大爷痛快够了，方要你死……”

“呸！你要不要脸？捉到是死的，放了是活的！老实告诉你，只要你敢用鬼心眼，姑娘非扭断你的双臂不可！”

“贱女人，你还不配！你不记得前天夜里……”

“小子住口，还不快过来！”

银剑羽士见张行不依不饶的斗嘴，心中有气，大声喝止了他。

张行冷笑了几声，转往那座大青石旁侍立，静观变化。

端木慧芳心算是稳定了，笑盈盈的走到圣华身侧，笑道：“喏！兵刃给你！可是小心点……”

“我不要兵刃，你先留着，防备张行暗算。”

两人说话的这刹那之间，黑影蓦闪，微风拂动，二人当时一惊，定目再看，啊！银剑羽士已不见踪影。圣华急怒交加，拔腿就要追。

端木慧忙拦住笑道：“别追，他不会走的，张行还站在那儿哩。”

圣华愣了一下，稍稍的稳住了心神，问道：“姐姐，银剑羽士多大年纪，怎么自称老人家来？”

“他呀！少说点，也有八十多岁，和万毒君一样，驻颜

有术……”

此语甫落，黑影突降，银光耀眼，来人正是银剑羽士，手中却多了一柄星光闪动的宝剑。

端木慧心下怦然一震，急道：“他存心要取你之命，切不可忍让，快拿着毙手金刀，我不怕张行。”

圣华也不禁吃惊，皆因对方能称为银剑羽士者，其剑上功夫，当然独步武林，今日对圣华，居然要仗剑应敌，其用心之恶，不问可知。

圣华略略的想了一下，接受了端木慧的意见，接过毙手金刀，但他并没有杀害对方之意。

银剑羽士哈哈狂笑，道：“小子！你用毙手金刀，我用曳光银剑，咱们这就拼赌一场吧！”

圣华也不客气，杀机隐吐，冷冷的道：“那就请恕我是迫不得已和恩人动手的，请……”

“小子那来这许多废话，看剑！”

银光晃动，啸声突起，剑势极其平常，而且缓慢之极，往圣华左臂划来。

这银剑羽士早在五十年前，就已名震江湖，为人阴险毒辣，他的曳光剑招法奇奥，诡诈莫测。

别看剑势缓慢，攻的又是不关紧要之处，但这种佯攻招术，是专门乘隙找虚，等敌人不在意，或是急怒而攻的当口，才从缓慢中变招，而叫人防不胜防。

只要他一剑得手，剑气弥漫，威力增强，非致人于死命不可，数十年来，在他剑下逃生的人，实在少得可怜，端的厉害。

偏他近二三十年来，专习真力，很少动过此剑，今夜的

情况不同，因为他早探知圣华的功力太高，不得不仗剑取胜，而保丹心圣旗。

因此，银剑出手，看似平淡无奇，但却暗夹风雷，逼人生寒。

圣华一看剑到，剑眉深锁，忖道：“何以他这剑招平淡无力？莫非枉有盛名？或是另藏诡诈……”

这想法电般的闪过，刚要侧身相让，倏的——

银剑陡发另一声刺人的尖啸，啸声不绝，真力透过剑尖，压力聚增，招法也随之而变。

但见银光万道，风雷暴动，如同一阵剑幕，疾往圣华头胸罩到。

圣华原就存心先让三招，是以颇为沉静，眼看剑势锐利，也不由一震。

他并不慌乱，左掌平拍，往来剑封去，身形随之疾转很巧妙的让过每一剑。

银剑羽士似乎有点惊意，忽地嘿然冷笑，抡剑挺进，点点剑雨，就在他轻轻抡动中，疾取圣华上肩前胸。

圣华双掌齐发，硬封来势，撤身后闪三步，银剑又落了空。

银剑羽士振臂挠剑，星光大作，挟雷霆之势再搦圣华上中两盘。

圣华一声长笑，剪臂晃肩，蜂腰微动，人已在长笑未落之中，左移七尺，避开第三剑。

银剑羽士脸色有点发青，捧剑稳步，怒道：“小子，你是不是不敢动手？”

“非也！在礼貌上，我应该让你三剑，免得江湖上说我

唐某人知恩不报，反而出手相拼……”

“咄！你少在这儿臭美，时才三招相让，算是你报答我三年恩惠，假如再要如此，我甩手就走，接剑！”

话声未落，银剑掠空，如排山倒海，奋力攻进。

圣华脸色突变，抽出毙手金刀，金光耀眼，当即横心反击。

银剑羽士依恃数十年修为，仰仗不完全的达摩秘功，以全力抢攻，着着递出，豪不客气。

唐圣华凭的是玄天阳玉，加上金龟内丹和千年火参，连闪带攻，也不含乎。

不过，圣华始终是存着不敢伤他的想法，处处都受到击肘，不便全力拼击，在比较上，似乎是吃了点亏，但他真力绵绵不绝，完全是硬封对方的猛攻，声势也是激烈雄浑。

第二十二章

银剑羽士狠攻猛打，完全往圣华致命的地方招呼，那柄曳光剑的确是神出鬼没，真有独到之处。

最使人担心的，是剑气越发越厉，宛如长虹贯日，匹练腾空，围绕圣华，风雨难透。

眨眼间，已过去了十多个招术。

这十多招，也得亏了圣华，换上别人，只怕早就流血五步了。

圣华是躲避过了，可是，却有些手心脚乱。

因为他不敢出手杀伤银剑羽士，同时，他不懂剑法，也不明白破解之策，故在七八招之上，就被银剑羽士剑术困住，而感到还手都有了困难。

反观银剑羽士张瑞谷，喜洋洋的，愈打愈勇，越攻越威猛，恨不得将圣华劈成两半。

他这是使的一路银光剑法，一共是二十一个招式。

但这二十一个招式，却被圣华在极不容易的状况下，总算闪让开来。

银剑羽士暗中也大吃一惊，但他目光如电，即见圣华有些手忙脚乱，急付道：“外传这小子功深最厚，到是言之不

假，唯他受制在我的剑下，银光剑法固然凌厉，比起我自己的达摩剑式，只怕相差十万八千里，我不如趁机使出达摩剑式，一举将他杀死，岂不更妙……”

想法一闪而过，不由霍然狂笑，招式一紧，内力全贯剑身，跟着抢攻，此时才更加威力。

这是银剑羽士忽略了圣华不愿伤他，并非是圣华真的被困在银剑之下。

如果达摩剑式排出，圣华仍旧是刚才那样的畏首畏尾的话，确实是危险万分。

端木慧是旁观者清，她更了解圣华的为人，这一见银剑羽士发出狂笑，脸上又露出了奸狡之容，她明白了，推测人家即将施展毒手。

她心中大急，忍不住脱口呼道：“圣华，你纵然不愿伤人，却也不可挨打，万一再这样下去，丹心旗就无法夺回，反攻啊！”

几句简单的话，等于万马千军，立生宏效。

圣华突然警觉，一声嘹亮的清啸，真力排出，金光闪烁，毙手金刀配合在丹心八绝之中，源源反攻。

局势逆转，自非是专门挨打的局面。

“仓琅！”

一声刺耳的怪响，火星四射……

银剑羽士倏地一惊，撤剑腾跃，闪退了五步。

圣华吓了一跳，疾收毙手金刀，侧跃八尺。

二人都检视自己的兵刃发觉并无损伤，同时都发出几声冷笑，又飞射而出，拼力死战。

原来两人的兵刃，在内力的助长中，碰在一起，故而排